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四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十四

史部

十國春秋卷四十八

檢討吳任臣撰

後蜀一

高祖本紀

高祖姓孟名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以唐咸通十

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誕生時火光照室隣里多異之有

僧見而撫曰此武臺山靈也弱冠補太原衛指揮使

一云

始為郡
衛史

知祥溫厚知書勇於樂善當唐末叔父遷據邢

洛礪三州為晉所鹵

通鑑又云知祥遷之
弟子今從歐陽史

晉王李克用

以遷守澤潞汴兵攻晉遷以澤潞降梁知祥父道獨留
事晉而不顯晉王鎮太原謂知祥為才以其弟克讓女
妻之累遷親衛軍使唐莊宗嗣晉王位改馬步軍左教
練使出知嵐州召為中門使莊宗與梁太祖夾河頓兵
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前此為中門使者多以罪誅
至是知祥懼禍求他職莊宗喻知祥薦可代已者知祥
因舉郭崇韜自代崇韜德之知祥遂補馬步軍都虞候

莊宗建號以太原府為北京以知祥為太原尹北京留
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為招討使崇韜臨訣白莊宗
曰即臣等平蜀陛下擇帥以守西川無如孟知祥者已
而唐兵破蜀因以知祥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都尹
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祥馳至洛陽莊宗戒有司
盛供帳多出內府珍奇諸物以宴勞之酒酣語及平昔
以為笑樂歎曰繼岌前日乳臭兒爾乃能為吾平定兩
川吾徒老矣孺子可喜然益令人悲爾吾憶先帝棄世

時疆土侵削僅保一隅豈知今日奄有天下九州四海
奇珍異產充牣吾府且指以示知祥曰吾聞蜀王之富
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既而莊宗疑崇韜戒知
祥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勲舊必無二心俟臣至蜀觀
之苟無它志即遣歸闕及知祥抵石壕會中使馬彥珪
言往誅崇韜知祥遂倍道兼行自洛之蜀凡十有七日
至成都而崇韜已死時同光四年正月甲戌也

五代史
作戊辰

今從錦里
耆舊傳

諸將多怵怵至則承制宣慰人心稍定戊寅

魏王以知祥詣大慈寺拜唐僖宗御容已又過延祥院

見蜀後主王衍真容並令撤去別塑北方天王一軀先

是蜀人擊拂以初入為孟入

紀異錄又云先是蜀人打毬一棒便入湖子者為猛

入語謔為孟入得陰一籌後孟氏盡得兩蜀一籌者一子昶也

或云此毬子從太原將

來又王氏宮殿皆題太匠孟德姓名德與得同音

蜀構杭作

孟得今從五國故事鑑戒錄

及知祥來成都人以為先兆是時魏王

駐蜀宮知祥乃館于徐延瓊之第前蜀後主常于延瓊

壁上書孟字以戲之語具前蜀傳中知祥見而笑曰踈

狂霸豎亦豫知與吾交代邪未幾魏王引軍東還先鋒

李紹琛

即康延孝

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

董璋等兵擊敗之追執紹琛于綿竹知祥自至漢州搞

軍與圜璋置酒高會引紹琛檻車至座中自酌大卮飲

之謂曰公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邪紹琛曰郭侍中佐

命功第一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

敢歸朝耳知祥乃得其將李肇侯弘實及其兵數千以

歸即以肇為衙內馬步都指揮使而弘實副之時蜀中

群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
令與民更始遣將趙廷隱張知業率兵分討諸盜悉平
頃之莊宗遇弒魏王繼岌自殺明宗入立改是年為天
成元年知祥乃訓練兵甲陰有王蜀之志秋七月開庫
中得鎧甲二十萬益置義勝定遠諸軍左右牙等兵凡
十六營共萬六千人營于牙城內外又崇韜初分左右
驍銳等六營凡騎兵三千人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步
兵二十萬人至是八月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

人營于羅城內外置義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營
內州縣就食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
境內九月壬戌又置左右飛掉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
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命李仁罕及廷隱知業等
分領之初魏王及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
緡聽以金銀緡帛克納晝夜督責至有自殺者給軍之
餘猶二百萬緡任圜自蜀入為相兼判三司素知成都
所餘錢冬十月明宗加知祥太尉

蜀檣杙作檢校太傅
今從李昊羊馬城記

兼侍中封平原公乃以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為官
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
且制置兩川征賦知祥怒不奉詔曰府庫它人所聚輸
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十萬決不可得季良但發
蜀庫金帛十億于洛陽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知祥
素與季良有舊遂留之不遣樞密使安重誨頗疑知祥
與東川節度使董璋據險擁兵久將難制且知祥為莊
宗近姻思有以圖之初知祥之鎮蜀也莊宗以宦者焦

彥賓為監軍明宗立悉誅宦者罷諸道監軍至是彥賓已罷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是月己酉重誨遂以嚴為西川都監文思使朱弘昭為東川副使嚴前使蜀既歸而獻策伐蜀蜀人皆惡之其母謂嚴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今再往必以死報蜀矣二年春正月知祥聞嚴來果怒曰焦彥賓以例罷而諸道皆廢監軍獨吾軍置之是嚴欲以蜀再為功也掌書記母昭裔等皆請止嚴無內知祥曰吾有以待之

矣遣吏至綿劍迎候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常受密詔許便宜從事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都指揮使李敬周為遂州留後趣之上道然後表

聞

是歲三月甲寅明宗即以敬周為武信留後從知祥請也

嚴至境上遣使持書諭

意知祥自以與嚴有舊恩

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教練使嚴常有過莊宗

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徒跣諫莊宗曰彊敵未滅嚴小過大王不宜以喜怒殺嚮義之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咎嚴二十而釋之盛陳兵甲見之冀其懼而不來

嚴聞之自若已而至成都知祥禮遇嚴甚厚一日置酒

召嚴是時焦彥賓猶在蜀嚴于懷中出詔示知祥以誅
彥賓知祥不聽因責嚴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
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諸方鎮皆廢
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
可遏也遂揖下目客將王彥銖執斬之

鑑戒錄云李嚴于天成初復來

臨護孟祖加之禮分從容乃言曰吾聞利口之覆邦家
辨言之亂刑政故少正卯言偽而辨孔子誅之于今巧
言如簧勿矜細行有大罪者五自知之乎只如初與王
朝折箭為誓及其降也復又誅之遂使天道惡盈二國
俱滅其罪一也其次平蜀之際先入禁閉取內藏之珠
金選宮庭之嬪採其罪二也頃者詐諭三川減釋兩稅

及其得地倍更加徵其罪三也而又誑惑朝廷妄陳利害說三川之形勢初二鎮之節旄缺控扼我咽喉覬覦我土地其罪四也今又來為我監護坐握兵權覬我藩維承我爵位人神豈恕天意爭容爾之再來機亦謬矣其罪五也言訖遂令武士把下階簷嚴亦倉皇失其節操乃叩頭曰嚴之五罪一死宜然願乞殘骸為洛中鬼高祖不聽命劔斬之隨以嚴尸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曰

昔嚴奉使而汝為副是故人也為我瘞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內八作使楊令芝以事來蜀至鹿頭關聞嚴死奔還而明宗竟不復問也朱弘昭在東川聞之亦懼謀歸洛會董

璋有軍事使之入奏弘昭偽辭然後行由是得免時知
祥方遣牙內指揮使武璋迎家屬于晉陽行至鳳翔鳳
翔節度使李從暉聞嚴被殺以為知祥反矣遂留而不
發唐主既不能詰而猶欲以恩信羈縻之詔聽知祥家
屬歸蜀乃遣客省使李仁矩慰諭知祥及吏民三月甲
戌至成都丙申瓊華公主及子仁贊至自晉陽知祥因
表請趙季良為副使夏四月唐以季良為西川節度副
使知祥事無大小皆與季良叅決是時李昊歸成都以

為觀察推官秋七月知祥遣僧五人貢佛牙于唐長一

寸六分云僖宗幸蜀所留今屬應聖嘉節

唐明宗以九月九日誕生

疏應聖節

願資萬壽唐主命宣示群臣冬十二月築羊馬城

于羅城之外

羅城故高併所廣

壬辰西南方有赤氣如火燄約

二千里三年春三月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旅

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

歲得錢七萬緡商旅自是不復之東川唐徙趙季良為

果州團練使以何瓚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祥得制書匿

之表留季良不許乃遣將雷廷魯至京師論請唐主不
得已從之是時璿行至縣谷懼不敢進知祥因奏璿為
行軍司馬是歲唐師伐荆南詔以我兵下峽知祥遣左
肅邊指揮使毛重威率兵三千戍夔州已而荆南高季
興死其子從誨請命知祥請罷戍兵不許知祥諷重威
以兵鼓譟潰而歸唐以詔書劾重威知祥奏請無劾由
是唐大臣益以知祥為必反四年春大饑米斗錢四百
文夏五月唐主將有事于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責知

祥助禮錢一百萬緡知祥覺唐謀因已辭不肯出久之
請獻五十萬先是魏王繼岌東還留精兵五千戍蜀自
安重誨疑知祥有異志聽言事者用已所親信分守兩
川管內諸州每除守將則以精兵為其牙隊多者二三
千少者不下五百人以備緩急至是唐以夏魯奇為武
信軍節度使冬十月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以李
仁矩為節度使又以武虔裕為綿州刺史仁矩故為東
川董璋所詬與之有隙而虔裕復于重誨為外兄仁矩

日訶瑋反狀增飾而奏之唐主又使魯奇益治遂州城
隍繕修甲兵瑋已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為節
鎮知祥亦懼知祥本與瑋不協未嘗通問瑋以為唐將
致討始遣人來求昏以自結而知祥心恨瑋欲不許趙
季良謂宜合從拒唐知祥乃許以其女適瑋子長興元
年春正月董瑋築七寨於劔門辛巳趙季良如梓州修
好二月乙未朔季良還成都謂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
志大謀短終為西川之患丁酉腰斬軍校都延昌王行

本是時都指揮使李仁罕張知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
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作亂已而詰之無狀推始言
者得延昌行本因加刑焉戊戌知祥獨詣仁罕第就宴
于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壬子知祥與璋連表言閬朝
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請罷還所遣節度
刺史等唐主優詔慰諭之是月唐南郊加知祥兼中書
令

通鑑作四月戊戌
今從蜀檮杌

夏四月甲午朔董璋恐武虔裕伺其

所為表兼行軍司馬因之府廷五月璋閱集民兵皆剪

髮黥面復於劒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是月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下三鹽監隸西川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辛卯唐主許之先是知祥與璋俱有異志而安重誨信言事者猶欲倚璋以圖知祥至是璋先畜反謀遣兵掠遂閬鎮戍秋七月璋與子宮苑使光業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鎮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為言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未幾唐又遣別將荀咸又將兵戍閬州璋遂反九月癸丑西川進奏官

蘇愿白知祥云朝廷將發兵討兩川知祥謀于副使趙
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劔門則大
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遣使約璋同舉兵
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引兵擊閬州是月
應聖節知祥開宴東北望再拜俯伏嗚咽泣下沾襟士
卒為之歔歔明日庚午遂舉兵于成都以都指揮使李
仁罕為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
張知業為先鋒都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別將牙內

都指揮使侯弘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
攻閬州榜示諸州曰蓋聞皇王御下恩信乖而叛離臣
子事君猜忌生而權變固不可刮席以忍耻膠柱而移
音開戶牖以啓戎長根芽而稔患以至舉戈問罪誓衆
言征旁庇齊民式求多福知祥國朝懿戚受命莊宗自
節制于西川遇鼎移于東洛且以時變則變喪君有君
因盡節而傾誠遂梯航而入貢五年之內發運無虛積
數五十萬緡粗給中朝之費此則勵勤勞于天子欲表

率乎諸侯宇內皆知人誰不見至于屢加官秩亦荷寵
光不幸間諜潛興窺覷顯露於閭中而立節就列鎮以
益兵搖動我軍民控扼我吭背頻將異議累具上聞冀
少軫于懷柔希稍安於方面而朝廷不以為德轉深其
疑竟乖魚水之懽自絕雲龍之契知祥與東川相公已
聯姻好況密封圻朝聞雞犬之聲暮接笳聲之響地里
雖分于兩鎮人心何異于一家勢比同舟事資共濟今
與東川點檢馬步軍十五萬人騎分路往武信利閭路

黔夔等州問逐制置之由與興屯集之衆其行師法令
別載條章務期宴寧必無侵虐況王氏開國久霸成都
東則鐵鎖于瞿塘北則泥封于大散自是子孫失守將
相離心合在蜀之蒸人固未忘于霸主因衆多之感舊
奮武旅以開疆佇遣四民各安其業然後花林步月錦
水行春繁華何讓於往年爵祿重新於此日東川兵至
閬州唐諸將多言宜深溝高壘以挫之李仁矩曰蜀兵
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

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丙戌唐主下制削董璋

官爵與兵討之知祥以收下閬州勝示西川

勝曰昨者西川以朝

廷自生疑貳不體忠良信讒賊之間言致諸侯之離德
始則閬州節度使李仁矩兩來奉使頻此規窺謂于果
間之間使先控臨之地妄興謀畫置節施及奸計之
遂心猶陰邪而未已數聞奏報背請兵師欲結禍階自
為戎首所以東川相公慮其稔惡須議推先連興絕武
之師共破豺狼之窟自今月二十九日酉時得東川相
公來書云二十五日夜三更三點親領西川大軍四面
圍襲攻打閬州城池至其日平明打破斫到李仁矩首
級并捉到都指揮使姚洪馬軍指揮使王景步軍指揮
使費暉等訖餘城下見機來投指揮使都頭已下便與
賞給安存兼本城軍人百姓並不傷動外餘拒敵黨類
殺戮無餘此則天贊兵威人叶勇力遂至元兇斬首同

惡就擒我師四合以環圍逆壘一攻而瓦解捷書雷迅
喜氣山嶺想與士民同多慶快見便乘勝前進攻收利
州只期反掌之間
更俟克敵之捷
丁亥唐以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

天雄節度使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魯奇
為之副瑭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思恭輕進敗歸瑭怒
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唐以敬瑭權知東川事唐
寅又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為西都留守兼行營馬
步都虞候為伐蜀前鋒是秋唐改封瓊華公主為福慶
長公主命祕書監劉岳為冊使行至鳳翔聞知祥稱兵

乃旋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堅守知
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
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
以其衆降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糧運不繼
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
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
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弃劍閣非計也欲遣
兵三千助守劍門璋以有備固辭丁未唐族誅董光業

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為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十一月戊辰武至渝州降其刺史張環遂取瀘州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是月唐都招討使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劔門之南還克劔門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據而守之

蜀高祖實錄云十八

日北軍自白衛嶺人頭山後過從小劍路至漢源驛出頭倒入劍門打破閬寨掩捉齊彥溫及將士五百餘人甲戌弘贄等破劍州已而唐軍不繼乃焚廬舍取資糧仍保劍門乙亥唐主詔削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來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往赴戒曰爾晝夜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復命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時璋自閬州統兩川兵屯木馬寨以備唐

師會唐師趣劔州為我指揮使龐福誠謝鋌所擾復退保劔門十餘日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劔門徑據劔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犇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廼焚毀劔州運糧東歸劔門頓兵不進吾知其易與矣唐兵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沙延祚擊敗之甲申張武卒于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朱倥將至涪州

唐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奔忠州僱追至豐都還

取涪州知祥命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仍榜示軍

民

榜曰今月二十一日據峽路行營討伐招收使狀報黔南節度使去今月二十七日將手下元戎兵士拋

本州下水奔竄尋差衙隊指揮使朱僊部領左右飛棹

并諸指揮兵士乘戰船十五隻往黔南安慰至今月二

日午時回其黔南節度使今見在梁溪圍黔元隨兵士

及旋添水軍却有五百餘人排比小戰船候寧江接應

兵士到却欲歸復本州其朱僊當日辰時部領戰船往

渠溪襲逐至午時與賊軍相見交戰起下水約百餘里

至鄆都坝頭殺復賊軍一百餘人斬黔南內外都指揮

使郭太尉吳近思張瓊等三十餘人奪得衣甲器械不

少收獲牌印四副其黔南節度使則攜餘黨乘小舟沿

流直下忠州竊以大舉舟師遠征峽路旌鼓纔聞其下

瀨雲檣尋指于上游連降郡城繼收營壘勢且捷于破竹聲有類于燕蓬今則更閱捷書屢聞勝策况寧江軍以黔南為肘臂之地以渝合為鎖運之衝我已斷之彼何望矣節帥棄城而竄遁裨將兼隊而追擒數俘馘以既多收鎧甲而亦衆指期蕩定未幾董璋遣前陵州刺以固封隅凡曰軍民攸同快慰

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劔州南山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劔門乙未進屯劔州北山趙廷隱陳于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幾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唐軍退步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

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肇以彊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大敗之敬瑭還屯劔門是時唐軍涉險以餉道為艱自潼關以西民苦轉饋每費一石不能致一斗道路嗟怨而敬瑭師出無功唐主憂之遂切責安重誨重誨遽自請行癸丑發洛陽日馳數百里敬瑭本不欲興師及重誨離唐主側乃累表奏論以為兩川不可伐唐主頗然之我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至是唐悉縱之歸二年春正月壬戌

知祥奉表謝唐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癸酉
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屯于北山知祥梟魯奇首以示
之魯奇二子從敬瑭于軍中泣請取父首葬之敬瑭曰
知祥長者必葬而父豈不愈身首異處乎既而知祥果
收葬焉敬瑭與我將趙廷隱戰不利復回劍門是月唐
主用敬瑭及朱弘昭孟漢瓊言召安重誨還京二月己
丑朔敬瑭以遂閭既陷糧運不繼遂燒營北歸我兵與
東川兵追至利州壬辰唐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

甲午我兵同東川兵陷利州知祥命趙廷隱為昭武軍
留後廷隱遣使密言董璋可與同憂不可與同樂它日
必為公患請因其至劍州勞軍而圖之知祥不許庚子
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為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
軍東畧地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劍州引還留兵五千戍
利州丙午董璋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丁巳李仁罕
陷忠州三月己未朔仁罕陷萬州庚申又陷雲安監仁
罕至夔州唐寧江節度使安崇阮與楊漢賓自均房遁

去壬戌仁罕陷夔州夏閏四月唐殺其臣安重誨唐主
以為致我興兵者由重誨失策及重誨死五月己亥乃
下詔以離間知祥及董璋錢鏐為重誨罪丙午唐遣進
奏官蘇愿進奉軍將杜紹本歸諭重誨肅命興兵今已
伏辜具言知祥甥妹在京師者皆無恙亦遣東川軍將
劉澄還本道知祥聞重誨既死唐又厚待其家屬邀璋
欲同謝罪璋曰孟公家屬皆存而我子孫獨見殺何謝
為且詔書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與聞乙未李仁罕自

夔州引兵還成都十二月昭武留後趙廷隱言利州城
塹已完請兵取興元及秦鳳知祥不許廷隱又以頃在
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之知祥
亦褒諭不允已而廷隱三讓癸酉召回成都以肇代守
利州三年春正月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
州路不聽使者入謝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
自峽江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
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命使語之璋不從是月

福慶長公主李氏薨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
監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
者知祥謀于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
謝今輒興師侵逸公如舍墳墓甥姪自可傳檄舉兵直
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是時知
祥三遣使說董璋謂不奉表謝唐恐復致討璋皆不聽
三月辛丑又令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益疑知祥賣
已因發怒以語侵昊昊歸言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

之志勸知祥備之夏四月璋謀襲我成都璋諸將皆云
必克獨王暉曰劔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
名功必不成知祥聞之乃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
三千人詣漢州詗之璋入境破楊林鎮執我戍將武弘
禮知祥頗有憂色趙季良勸知祥自出以禦璋趙廷隱
以季良言為然且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為公禽
之辛巳以廷隱為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兵三萬拒璋
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會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

及李肇書誣其與已通謀廷隱不視擲之地再拜而行

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因

其使者然亦擁衆為自全計璋兵至漢州仁嗣與戰于

赤水師敗為璋所執璋遂陷漢州癸未知祥留季良及

高敬柔守成都自帥兵八千人趣漢州至彌牟鎮廷隱

陳于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

按薛史孟知祥傳云知祥親帥

其衆與趙廷隱等逆戰于金鴈橋璋軍大敗今從通鑑

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

公鐸陳于其後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

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時軍中暑熱知祥巡行撫

問三軍忻然如熱而濯

一云如濯而風

俄而璋望見我兵甚盛

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徒曝我何

為何不速戰璋即麾軍戰兵始交璋右廂馬步都指揮

使張守進來降言東川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

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

李璠守雞蹤橋為東川兵所殺時廷隱三戰不利牙內

都指揮副使候弘實兵亦却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

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璋中
都指揮使元瑱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奪
甲馬五百餘匹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
遁去餘衆七千人皆降遂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
至五侯津降其馬步都指揮使元環我兵入漢州府第
求璋不得時士卒爭璋軍資故障得走免趙廷隱追至
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命李昊草牒
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且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

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于赤水遂西還命廷
隱將兵攻梓州璋先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
尉全軍而出今還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答及至府
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
而入璋急引妻子登城初璋奔回過金雁橋麾其子光
嗣使降我以保家族光嗣哭曰自古豈有父殺而求生
者乎寧同就死因與璋俱走至是自縊死璋至北門樓
呼帳下指揮使潘稠討亂稠反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

斷光嗣首以授暉暉舉城降于廷隱是役也凡得璋梓
綿龍劔普果閬蓬渠九城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
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
復將兵八千如梓州榜示曰蓋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明神不昧稔惡則亡逆賊東川節度使董璋包藏禍心
負背盟約暴興士馬急寇封圻迎鋒而尋滅全軍單馬
而竄歸本府昭武司徒統領大衆追襲餘妖則有前陵
州刺史王暉觀其將亡因圖轉福梟璋父子雙獻其元

克保軍城待余旌旆念其智勇足可嘉稱且謀不自于
衆人罪止歸于元惡既除心腹之患永固邦家之基知
祥至新都廷隱獻璋首己丑發玄武廷隱帥東川將吏
來迎壬辰知祥有疾癸巳李仁罕來自遂州廷隱迎于
板橋仁罕不稱東川之功頗加侵侮廷隱大怒乙未知
祥疾瘳丁酉入梓州舉子勾龍逢獻賀捷詩知祥嘉納

之

詩曰啓齒論交歲月長豈其率意忽爾狂元戎統領
三軍戰巨業奔衝一陳亡莫訝潼江剛入寇多緣錦

浦合興王武功蓋世光
前後堪向青編萬古揚

戊戌大賚將士既罷知祥顧仁

罕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
耳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
則命一人為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今二
將不讓惟公自領之便公宜亟還府與趙僕射更議之
知祥因命仁罕歸遂州留廷隱東川巡檢以昊行梓州
軍事昊曰二虎方爭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
王彥銖為東川監押癸卯知祥至成都廷隱尋亦引兵
還知祥謂昊曰吾得東川為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曰

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而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為我曉廷隱復以閬州為保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鬪勝者為東川吳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為保寧軍留後戊午趙季良帥軍府將吏等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季良等又請稱王權行制書賞賜功臣不允知祥自是遂并有兩川然自璋死知祥卒不遣

使謝唐唐樞密使范延光曰知祥雖已破璋然士卒皆東方人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借朝廷之勢以威其衆自非屈意招之彼亦不能自歸也唐主曰知祥吾故人本因間謀致此危疑撫吾故人何屈意之有先是李克寧妻孟氏知祥妹也唐莊宗已殺克寧孟氏歸于知祥其子存瓌留事唐為供奉官唐主即遣存瓌來省母因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自貽族滅卿丘園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秋七月庚寅存瓌

至成都知祥見存瓌頗傲慢已而拜泣受詔乙未知祥

遣存瓌還附表謝罪且告福慶長公主之喪自是復稱

藩然益驕倨矣

索何氏鑑戒錄載唐明宗詔及孟知祥奏狀與通鑑五代史畧異錄云明宗遣

供奉官李僕射馳騎入川賜孟蜀高祖詔曰朕知卿近

與逆賊董璋小間交兵已勅軍前俾其犄角高祖請記

室李昊條其章奏備陳本末其奏狀曰伏以故東川節

度使董璋與臣為隣從初不睦當厚誣於表疏每深間

于朝廷欲缺來并土宇及審聖聽不惑物論難從

臣合此時奮擊驍缺姦宄尋屬陛下翠華外駐黃

屋未安舍亦何傷克之不武誠恐益勞宵旰因議寢停

雖隱忍以累年且參商而終日其後故臣安重誨特永

君寵恣弄國權窺劍外之有萌示震中之無畏缺

料聖君之意必推亡以固存其如侍臣之言恐怒甲而

難犯臣是與董璋暫以愛合和而不同雖玉帛之交馳
豈心貌之相類誠知蘊蓄且務包容僅感飛颺必當掃
珍其董璋至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暴興兵甲五月一日
驟入漢州臣其日先差昭武軍節度兵馬留後兼左廂
步軍都指揮使趙廷隱總領三萬人騎發次新都臣自
統領衙內親軍二萬人騎繼之俱列營于彌牟鎮北至
三日詰旦結其大陣俟勦元兇其董璋至午時敢領妖
徒來當鋒銳臣則親驅戈甲趙廷隱手奮鼓旗一擊而
魚潰鳥離四合而豕分蛇斷斬首一萬餘級執俘八千
餘人生擒賊中都指揮使元瑱牙內副都指揮使董光
演及已下指揮使都頭八千餘員奪下馬甲五百餘匹
收獲衣甲器械十萬餘事其餘逆漏之徒尋令搜捉併
盡其董璋只與親男牙內都指揮使董光嗣併從騎二
人罄馬而奔棄甲而遁撫隻輪而掩泣視亂轍以咸哀
烏江之死所不逃赤壁之慙願更厚臣幸以疾雷之勢
破其急電之機臣便統領大軍壓背追襲其董璋至四

日已時走入東門至午時有前陵州刺史王暉知窠巢
乏已傾驗城池之不守梟斬董璋父子首級相次迎獻
軍門徑進師徒收下城壘平定一方之衆止于四日之
間莫不遐仗皇威戡除鄰患臣方以自違君命未達臣
誠捷音雖審其風馳奏疏未遑具羽揀豈謂皇帝陛下
才聆動靜遽軫憂勞過降使臣特頒明詔諭董璋之姦
罪勉微臣以削平仍勅軍前俾施犄角並得暗合廟畧
顯應神機更無唇齒之虞永荷股肱之寄今本文多從
通鑑歐段八月甲子知祥令李昊為武泰留後趙季良武信

留後李仁罕保寧留後趙廷隱寧江留後張知業昭武
留後李肇等草表請以已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
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今又自求朝廷節

錢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群下矣知祥大悟
更令昊為已草表請行墨制得自補授兩川刺史以下
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為節度使九月知祥以子仁
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是月
葬福慶長公主于星宿山冬十月己酉朔唐復遣李存
瓌來成都詔劍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
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又遣閤門使劉政恩為宣諭使
來歸福慶長公主之賻且為發哀冊贈晉國雍順長公

主先是李巖被誅之後唐除刺史輒以東兵衛送之夏
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有牙隊數千人及我兵克遂閬
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知祥厚給其衣食
并表請家屬至是唐主詔諭不許然亦不復徵兵還未
幾政恩復命知祥遣將朱泚朝唐四年春二月戊申知
祥以墨制署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癸亥唐命知祥
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劍南東西兩川節度
管内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

制置等使封蜀王是月王遣官脩故蜀主王建墓禁樵採三月宴府僚于王氏宣華苑謂左右曰使衍不荒於政有賢臣輔之繼岌小子豈能遽至此邪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王大喜乙酉唐始下制除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秋七月唐以工部尚書盧文紀禮部郎中呂珂為冊禮使賜王一品朝服冊文曰朕祇受天眷虔荷帝圖敷大信而仰法昊穹秉至公而俯臨億兆彰善癉惡必分涇渭之流崇德報功敢忘山河

之誓具有榮聯戚里任重侯藩佐白水而中興為皇家
而盡節雖旁緣註誤而竟保忠貞疏鑿未通潮海之波
瀾暫阻氛靈既定拱辰之光耀如初表章皆驗于推誠
琛賁遠修于述職得不顯其丹赤懋以旌酬益敦魚水
之歡永契君臣之道爰求吉日乃降徽章爾孟知祥五
緯佐天三山鎮地七年乃辨真為梁棟之材十德俱全
信是琮璜之器先皇帝經綸八極濟活兆人李通首述
其緯書鄧禹常參于霸業同心同德竟扶歸馬之朝不

伐不矜罔恃濯龍之寵洎朕纂承鳳紀繫爾鎮守龍城
鐵石彌堅菁茅不匱山川險絕每虔向日之心玉帛駿
奔來助郊天之禮有臣若此當代何加董璋久作厲階
終萌逆節既辜恩于覆載欲嫁禍于勲賢疊以封章疏
其隣道虔劉我生聚離間我忠良爾外示叶同潛懷憤
激哀罄言而誘諭彼既不回伺良便以誅鋤乃期自雪
以至敢驅叛黨徑逼仁封吹虺毒以傷人奮豺牙而暴
物爾則妙施成算竟出全師鼙鼓纔鳴旋聞落爪窠巢

自潰已致噬臍梓州之妖氣風驅涪州之狂波鏡淨解
吾宵肝賴爾韜鈴固當銘在景鐘豈止光于信史況復
備輸懇款益驗傾虔叙魯館之黃緣述沛中之事舊深
心可見亮節期彰不有疾風焉知勁草儻無異數曷報
崇庸由是並築將壇顯陞王爵兼兩藩之奧壤啓一字
之真封仍循益地之通規別改旌功之懿號賜之旌鉞
冊以輅車雖加等之寵光爾皆不忝在睦親之義分予
亦無慚於戲天鑒甚明為善者降之福祉君恩不黨立

勛者厚以獎酬惟敬慎乎始終可延長于富貴勉承兌
澤來鎮坤維可授依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成都尹
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統押近界
諸蠻兼西山八國雲南安撫制置等使仍封蜀王加食
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二百戶改賜忠貞匡國保大功臣
散官勲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八月
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先是王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
服旌旗皆擬王者戊申王遂服衮冕備儀衛詣驛降階

北面受冊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而歸王下教境內曰
取威定霸乃公侯權變之方捨爵策勲乃皇王叙酬之
典其或兵屯萬旅地廣三川周環列國之山河奄有全
蜀之封部儻不從權而徇衆則稽錄効以報功今稟命
于中朝得專制而行賞但念承世家之餘慶受旌鉞之
殊榮自領成都於茲半紀窮奢極侈固斷意而不為講
武教民在安邊而有作往歲方勤述職務保永圖不幸
諸藩構成深隙此際主兵將帥爭陳排難之功運策賓

僚咸展出奇之畧因興武旅分蕩渠魁累破竹以焚枯
連開疆而拓土其次諸司奉職庶吏推誠咸著勲勞豈
忘獎荅又昨聖上以顯分忠佞遂降冊封礪岳帶河銘
大君之異寵輅車珠冕表列國之殊榮仍示優崇俾行
墨制上自藩方之任下及州縣之官凡黜陟幽明許先
行而後奏自可保不僭不濫之典賞立功立事之人必
無患於不均庶有覲於允當布告遐邇咸使聞知九月
立三廟冬十一月唐主殂十二月王聞赴制服大臨謂

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視也是時蠻人高曩閣藏楊夾失朶兒只率衆歸附置碣門黎雅長河西魚通寧遠六軍民安撫司賜閣藏世勲二字世襲安撫

明德元年春正月黃龍見犍為白鵲集玉局化白龜遊于宣華苑武泰節度使趙季良上表陳符瑞率文武百官勸進王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蜀王而老於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夫盡節效忠於殿下皆望攀鱗附翼今

不正大統無以副軍民推戴之心閏月己巳

蜀檮杌云
二十八日

王乃即皇帝位于成都國號蜀是日大風晝暝二月癸酉以趙季良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武泰節度使如故中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李仁罕為衛聖諸軍馬步軍指揮使仍領武信節度使趙廷隱為左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仍領保寧節度使張業為右匡聖步軍都指揮使仍領寧江節度使張公鐸為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侯洪實為奉鑾肅衛指揮副使掌書記毋昭裔為

御史中丞掌書記李昊觀察判官徐光溥為翰林學士
三月追尊曾祖佚為孝元皇帝廟號太祖祖察為孝景
皇帝廟號世祖考道

蜀檮杌作嘯歐史後蜀世家有云知祥父道今從之

為孝武

皇帝廟號顯宗遣使持書至洛稱大蜀皇帝唐潞王從
珂舉兵于鳳翔唐主遣西京留守王思同討之護國安
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
難康福五節度使合兵攻鳳翔官軍敗潰夏四月庚午
朔地震張虔釗孫漢韶以興元武定兩鎮來降帝命奉

鑾肅衛馬步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李肇將兵五千還利州右匡聖馬步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辛巳受玉冊玉寶御得賢門大赦

改元曰明德

錦里耆舊傳云改唐長興五年為明德元年

追冊晉國雍順長

公主李氏為皇后冊夫人李氏為貴妃唐興州刺史劉遂清盡撤三泉西縣金牛桑林戍兵以歸洛我兵因進取散關以南城鎮甲申張業將兵入興元洋州五月丁未唐階州刺史趙澄來降己酉虔釗漢韶舉族遷成都

壬戌取唐成州先是趙廷隱獻取山南之計帝以兵罷
民困不許至是乘勢進逼次畧地山南六月幸大慈
寺避暑觀唐明皇僖宗御容宴群臣于華嚴閣下唐文
州都指揮使成延龜舉州來附是月帝宴勞張虔釗等
虔釗奉觴為壽帝手綏不能舉觴初帝得風疾踰年至
是遂病秋七月置永平軍于雅州以孫漢韶為節度使
復以虔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虔釗固辭不
行乙巳帝以七夕宴丹霞樓觀宮人乞巧病遂增劇甲

子立皇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
仁贊為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與李仁
罕趙廷隱王處回張公鐸侯洪實同受遺詔輔政是夕

殂

二十
六日

年六十一謚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廟號高

祖陵曰和陵先是有僧

一作道
者非

自號醋頭手携一燈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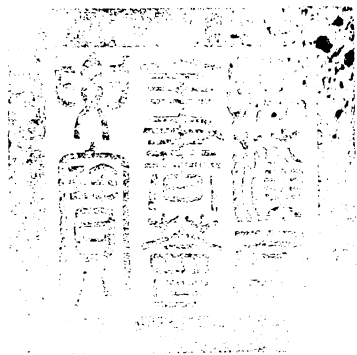
所至處卓之呼曰不得燈燈便倒及帝登極數月即宴
駕人以為驗又帝初入蜀時有輓車過者問曰爾所載
者幾何對曰盡力不過兩袋帝深惡之後果傳兩世云

帝撫民以仁惠馭卒以恩威按士大夫以禮歿之日蜀人甚哀之

論曰同光之末莊宗罹旤明宗入立中原非復沙陀氏有也高祖雄據西蜀肇造丕基庶幾乘時之英傑議者輒以葭莩之戚君臣之誼責其不勤王不謝罪過矣若乃叱斬李嚴不動聲色驅除董璋舉無遺算克定東川奄有山南儻亦所謂天授威武者與



十國春秋卷四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種健

謄錄貢生臣李敬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六百十五

史部

十國春秋卷四十九

檢討吳任臣撰

後蜀二

後主本紀



昶字保元初名仁贊高祖第三子也

長子本瓊華公主子在唐

不得立史失其名

母貴妃李氏以天祐十六年十一月生仁贊

于太原

案花蓋夫人宮詞法雲寺裡中元節又是官家降誕辰是七月十五日為後主生辰矣然五國

故事言十一月誕日號明慶節非七月也今姑從之

幼時聰悟才辨有日者周元

豹相之謂高祖曰此兒骨法非常宜愛之後又遣元豹
熟視仁贊於戲劇處既而告曰四十年偏霸之主非等
閒也由是高祖特加愛念起家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高
祖稱皇帝進檢校太保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充崇聖宮使

一云衙內馬
步都指揮使

及高祖病革立為皇太子

權監軍國事項之高祖晏駕秘不發喪樞密使王處回
夜啓義興門過司空趙季良涕泣季良曰泣無益也當
速立嗣君以絕非望處回收淚謝之遂與季良宣遺制

命太子仁贊更名昶蓋明德元年七月丙寅也丁卯昶
於樞前嗣皇帝位時年十六

錦里耆舊傳
作年十四非

不改元仍稱

明德

明德元年秋九月加趙季良司徒張業檢校太尉李肇
王處回俱兼侍中癸卯唐命鳳翔益兵守東安鎮以備
我甲寅詔加衛聖諸軍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李仁罕
兼中書令判六軍事以左匡聖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
趙廷隱兼侍中為六軍副使仁罕自恃宿將有功求判

六軍令進奏吏宋從會以意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
草麻帝不得已有是命帝自置殿直四番取將家及死
事孤子為之乃命李仁罕子繼宏趙季良子元振張業
子繼昭侯洪實子令欽趙廷隱子崇韜分為都知領馬
冬十月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
不時入朝庚午始至成都稱足疾見帝不拜戊寅捧聖
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豐德庫使韓
保貞茶酒庫使安思謙等譖李仁罕有逆志

錦里耆舊
傳又云王

處回趙廷隱處
其難作請殺之帝令繼勳等與趙季良趙廷隱謀命武

士執仁罕殺之丙午詔暴仁罕罪并其子繼宏及宋從

會
錦里者舊傳作宋讓數人等皆伏誅源州都押牙文景琛據城叛

果州刺史李延厚討平之戊子勅李肇以太子少傅致

仕徙邛州時左右以肇倨慢請加誅遂有是處分唐雄

武節度使張延朗圍文州李延厚將果州兵屯興州遣

先登指揮使范延暉將兵却之是時唐階州刺史郭知

瓊拔尖石寨興州刺史馮暉屯乾渠皆引兵歸

時階興二州皆

已入蜀唐蓋使知瓊暉領
二州刺史進取而不克

十二月頒勸農桑詔曰刺史

縣令其務出入阡陌勞來三農望杏敦耕瞻蒲勸穡鷄

鷄始轉便具籠筐蟋蟀載吟即鳴機杼甲申葬文武聖

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上廟號曰高祖是歲析鹽亭

縣雍江草市置招葺院

院或作縣

明德二年春二月丙寅朔大赦戊寅尊母李氏為皇太

后夏四月庚午以御史中丞母昭裔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六月賜江原縣孝子張元帛三十段并米酒等物

秋七月閬州大雨雹如雞子鳥雀皆死暴風飄船上民
屋巫者言灌口神與閬州神交戰所致九月金州防禦
使全師郁攻唐金州拔水寨都監陳知隱託它事將兵
三百遁去防禦使馬全節出奇拒我我兵乃退帝雅好
擊毬茂州錄事叅軍辛寅遜上書諫止帝雖不從頗優
容之

明德三年春三月地震熒惑犯積尸帝以積尸蜀分也
欲禳之司天少監胡韞請不必禳乃寢其事帝酷喜走

馬未幾馬蹶皇太后曰奈何以馳騁為樂貽吾之憂帝
由是稍止又為方士房中之術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
樞密副使韓保貞切諫帝即日出之賜保貞金數斤有
上書者言臺省官當擇清流帝歎曰何不言擇其人而
任之左右請以其言詰上書者帝曰吾見唐太宗初即
位獄吏孫伏伽上書言事皆見納奈何勸我拒諫邪夏
四月吳越遣使來聘冬十月遣使如吳越報聘十一月
晉主即皇帝位于柳林己亥改元天福十二月丁亥申

嚴錢禁

明德四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案晉高祖實錄正月甲寅朔乙卯日

食十國紀年云蜀乙卯朔日食

三月晉遣使告即位且

蓋晉人避三朝日食改歷耳

叙姻好其書曰大晉皇帝奉書大蜀皇帝伏自中原多

故大慙繼興朱氏不道而皇天不親沙陀背義而蒼天

失望不期景運猥屬眇躬方鼎足以分疆宜隣好之講

睦况有姻親之舊敢交玉帛之懽機務方殷保攝是望

帝復書用敵國禮冬十月蜀人譙本詈母忽化為虎奔

城上兼侍中趙廷隱射殺之因見帝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于城市虎旅中慮有不軌之士是夜衛軍張洪謀叛翼日為其黨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絕倫軍中號為張大蟲咸以為虎上城之驗十二月丁酉帝耀兵太玄門戊申大赦改明年元曰廣政是歲晉人侵利州至劔門趙廷隱領兵拒退之

廣政元年春正月帝謁和陵

自後歲以為常

以武信節度使同

平章事張業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

武泰節度使王處回兼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三月上
已節遊大慈寺宴從官於玉溪院分韻賦詩優人以前
蜀後主為戲命斬之是月民譌言後宮產蛇取人心肝
為食百姓驚恐踰月乃止秋八月大水冬十月地震屋
柱盡搖凡三日十一月以誕生日為明慶節帝幸佛寺

散香是歲鑄廣政通寶錢

洪遵泉志曰廣政錢徑九分
重三銖銅質渾厚字八分書

廣政二年夏六月地震洶洶有聲秋八月楚溪州刺史
彭仕然引錦溪州蠻焚掠辰澧鎮戍遣使乞師于我帝

以道遠不許是歲太白晝見國中大水祖廟壞

四川總志云廣

政二年蜀大

水孟氏廟壞

廣政三年春正月上元節帝觀燈露臺召舞倡李艷娘
入宮賜其家錢十萬夏四月太保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趙季良請與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張業分判三司癸卯命季良判戶部昭裔判
鹽鐵業判度支五月地震帝問群臣曰頃年地何頻震
群臣對曰地道靜而屢動此必強臣陰謀之事願以為

慮六月教坊部頭孫延應王彥洪等謀逆伏誅延應故
趙廷隱伶人以技選入教坊有妖尼語之曰君貴不可
言至是謂其徒胡圭云今王氏苦竹開花侯侍中家馬
作人言銀槍營中井水湧出地又數震正叛亂之兆也
于是合十二人期以晏日持杖為俳優盡殺諸將而奪
其兵為其黨趙廷規所告盡禽焉冬十月地震從西北
來聲如暴風急雨之狀

廣政四年春二月丙辰加衛聖馬步都指揮使武德節

度使兼中書令趙廷隱樞密使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
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張
公鐸檢校官並罷其節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學士承
旨李昊知武寧軍散騎常侍劉英圖知保寧軍諫議大
夫崔鑾知武信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將作監張
讚知寧江軍先是節度使多領禁兵或以他職留成都
委僚佐知留務專事聚斂政事不治民無所訴

左編陳
恕傳云

孟氏舊政賦稅輕重不均閬州稅錢
千八百為一絹果州六百為一絹

帝知其弊因使諸

臣各知節度事畧與正帥有異夏四月蝗丁亥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使乞師于我請出兵金商以爲聲援帝謀于群臣皆曰金商險遠少出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乃辭之五月帝著官箴頒郡縣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人父母

固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帝好學為文皆本於理
居恒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艷之辭朕不
為也常勅史館集古今韻會五百卷

紫後主亦善辭
有相見歡詞

廣政五年春正月地震二月湖南遣使來聘三月帝宴

牡丹苑

牡丹譜云孟氏于宣華苑
廣植牡丹名之曰牡丹苑

牡丹花凡雙開者十

黃者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又有深紅淺紅深紫淺紫

淡黃鑑黃潔白正暈倒暈金含稜銀含稜旁枝副搏合
歡重臺每朵至五十葉面徑七八寸復有檀心如墨者

香聞至五十步從官皆賦詩賞之閏月甲申西域番僧來朝冬十月地震摧民居百數

廣政六年春正月癸卯以宣徽使兼宮苑使田敬全領永平節度使敬全故宦者引前蜀王承休為比而命之是歲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限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州縣騷然民多立嫁其女謂之驚婚新津縣令陳及之疏諫帝嘉其言賜白金百兩然采擇卒不止於是後宮位號列十四品有昭儀昭容昭華保芳保香保衣安宸

安暉安情修容修媛修娟等秩比公卿大夫士焉

廣政七年春正月戊戌復以將相遙領節度使唐遣使來聘副以六鶴帝命少府監黃筌寫六鶴於便坐之壁

名曰六鶴殿二月晉階州義軍指揮使王君懷帥所部

來降請為鄉導以取階成

蜀人復失階成史失載

甲子遣兵攻晉

階州三月晉秦州兵救階州出黃階嶺我兵敗于西平

秋七月晉改元開運是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母昭裔

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以貯

成都學宮

廣政八年秋九月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公鐸卒

廣政九年秋八月司徒趙季良卒冬十一月施州刺史
田行臯叛遣供奉官耿彥珣將兵討之是歲析導江縣
立灌州置石氏屯田務于梁山縣自六年至于今年歲
大有

廣政十年春正月晉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殺契丹使者
以秦階成三州來降癸丑命左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勳

為秦州宣慰使二月壬戌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拔之何重建請我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州丙寅帝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辛未重建遣宮苑使崔延琛攻鳳州不克癸未加重建同平章事是月晉劉知遠稱帝于晉陽三月癸巳詔山南西道節度使孫漢韶詣鳳州行營先是翰林承旨李昊謂王處回曰敵復據固鎮則興州道絕不能復援秦州矣請移興元兵救之因有是命丙午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軍于固鎮

分兵扼散關以絕援路夏四月乙亥晉鳳州防禦使石奉頤以鳳州來降我於是盡有秦鳳階成之地悉復前蜀王氏疆土六月晉主知遠改國號曰漢秋八月諸王宮侍讀劉保乂卒是月漢州奏孝子范文通廬父墓群虎見之避服帝命賜以羊酒束帛冬十月晉昌節度使趙匡贊遣使來降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十二月帝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憚賁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

為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宣
徽使韓保貞為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剋出散關重建
出隴州以擊鳳翔協侯益也奉鑒肅衛都虞候李廷珪
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援長安從趙匡贊之請也諸軍
發成都旌旗數十里乙未侯益以鳳翔降與趙匡贊請
出兵定關中吳崇惲持兵籍糧帳西還是歲帝始行郊
祀禮

廣政十一年春正月趙匡贊復遣判官李恕請降于漢

侯益亦請附漢丙子匡贊入朝于漢李廷珪將兵至長
安聞匡贊朝漢欲引歸漢將王景崇邀擊之我兵大敗
于子午谷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
聞廷珪西歸因閉壁拒我軍虔釗勢孤宵遁景崇乃帥
鳳翔隴邠涇廊坊之兵追及于散關我師敗績漢俘我
將卒四百人二月韓保貞龐福誠引兵自隴州還要何
重建俱西是日保貞等至秦州分兵守諸門及衢路重
建遂入于成都癸卯張虔釗自恨無功至興州慙忿而

卒三月漢鳳翔軍校趙思綰據長安城作亂夏四月漢鳳翔巡檢使王景崇為侯益所毀遺鳳州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壬戌帝使彥復書招之六月乙酉王景崇請降時景崇亦受河中李守貞官爵秋七月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樞密使保寧節度使兼侍中王處回奢豪專恣甲子帝命壯士擊殺業于都堂籍沒其家處回聽歸私第黜為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以普豐庫使高延昭茶酒庫使王昭遠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府

庫金帛聽昭遠取與不復會計戊辰以翰林承旨尚書
左丞李昊為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兵部侍
郎徐光溥為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並同平章事安思
謙密告衛聖都指揮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謀反夜發兵
圍其第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入朝極言廷隱無
罪得免甲戌廷隱稱疾請解軍職許之八月甲申以趙
廷隱為太傅賜爵宋王國有大事就第問之戊子改鳳
翔曰岐陽軍已丑以王景崇為岐陽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辛丑王處回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自是故將舊臣
殆盡帝始親政事于朝堂九月我兵援王景崇于散關
漢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我兵我兵潛遁己未始置
匭函帝以張業王處回執政事多壅蔽因立此法以通
下情未幾改曰獻納函是月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
十餘人以報怨冬十月王景崇與趙思綰連兵拒漢景
崇遣其子德讓思綰遣其子懷乂見帝于成都戊寅景
崇遣兵出西門漢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

大城不出帝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
左僕射母昭裔上疏切諫以為不可不聽帝又命雄武
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景崇遣李
彥舜等逆我兵丙申思謙屯石界漢兵屯寶雞思謙遣
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時家竹林丁
酉旦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敗績我
兵乘勢逐北破寶雞寨已而我兵去漢兵復入寶雞已
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謂衆

曰糧少敵彊宜更為後圖辛丑退保鳳州尋歸興元十二月王景崇累表告急帝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帝曰觀思謙意安肯為朕進取然亦發興州興元米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食盡而還

案十

國紀年云廣政十二年正月甲寅思謙以軍食匱竭自模壁退次鳳州上表待罪今考周太祖實錄冬末已退

軍明年表始
至成都耳

韓保貞出新關壬辰軍于隴州神前漢兵

不出保貞亦不敢進已而聞思謙去遂退保弓川寨丁

酉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徐光溥坐以艷詞

挑前蜀安康長公主罷守本官是時命民間納麴錢

文獻

通考云川陝承

偽制賣麴價重

廣政十二年春正月甲寅帝得安思謙鳳州待罪表釋

不問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

錦里耆舊傳作十三年事今從歐史

秋七月

壬子漢將郭從義執趙思綰斬于市八月帝遊浣花溪

御龍舟觀水嬉時百姓饒富夾江皆初亭榭都人士女
傾城遊玩珠翠羅綺名花異卉馥郁十里望者有若神
仙之境帝謂左右曰曲江金殿鎖千門殆未及此兵部
尚書王廷珪賦詩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
臺帝稱善久之九月貶睢州刺史申貴為維州司戶至
率浦賜死貴潞州人聚斂貪恣陰諭獄吏令賊徒引富
民為黨以入其賂常指獄門曰此吾家錢穴死之日民
皆相賀冬十月賞紅梔花于芳林苑大宴百官花本青

城山叟所貢初進紅梔子三粒種之成樹其花爛紅六
出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十二月漢趙暉攻鳳翔王景
崇幕客周璨謂景崇曰公卿與蒲雍相表裏今二鎮已
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猶未決待我兵不至城
陷自焚死

廣政十三年夏五月皇第三子玄寶薨時生七年矣玄
寶幼而奇異既訛誦詩書萬言至是帝不勝悲悼追封
遂王贈青州大都督秋八月庚子帝立其弟仁毅

蜀檮
杭又

作仁
殷 為夔王仁贄

蜀檣杌又作仁資

為雅王仁裕為彭王仁操

為嘉王

五代史作仁裕嘉王今從通鑑

己酉立皇子元詰為秦王判六

軍事元珪為褒王帝為箴誠令諸子刻坐隅號曰珽令

九月命城上芙蓉盡覆以惟幙是時蜀中久安斗米三

錢國都子弟不識菽麥之苗金幣充實弦管歌誦盈于

閭巷合筵社會晝夜相接

野人閒話云後主時城內人主三十歲有不識米麥之苗

每春三月夏四月多有遊花院及錦浦者歌樂掀天珠翠填咽貴門公子華軒彩舫共賞百花潭上至諸王功臣已下皆各置林亭異果名花充溢其中城頭盡種芙蓉秋間盛開蔚若錦

繡帝語群臣曰自古以蜀為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
冬十一月左丞歐陽彬卒甲子太師中書令宋王趙廷
隱薨謚曰忠武施州刺史田行臯奔荆南荆南執之歸
于我遂伏誅是歲帝加尊號曰睿文英武仁聖明孝皇
帝道號玉霄子

廣政十四年春正月郭威即皇帝位國號周改元廣順
三月帝晏于後苑放士庶人入觀俳優有唱康老子者
帝顧李昊等問曲所由名昊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老

而無子故製此曲

張唐英曰老子即長安富家子開元中拓落不事生業好與梨園樂工游

一旦窮悴而卒

樂工嘆之因為此曲又名曰得至寶光

傳蓋不知而妄對也

○任臣按樂府雜錄載康老子與

國樂狎蕩偶有一老嫗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千復之

尋有波斯見之驚曰何處得此至寶是冰蠶絲所織夏

月置座間一室清涼即以千金酬之還與國樂追歡不

經年蕩盡康卒樂工製此亦曰得寶于張氏似亦未詳

夏四月壬辰通奏使高延昭固辭知樞密院丁未以前雲

安權鹽使伊審徵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審徵貪侈回

邪與王昭遠相表裏國政由是寢衰是月太子太傅致

仕王處回卒秋九月壬申以吏部尚書御史中丞范仁

恕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冬十月彭山副

將頭楊富獲銅印一于江岸進上凡篆文八十字帝命

嚴築作瑞篆記

元費著器物譜云廣政十四年冬十月十五日彭山縣副將頭楊富獲銅印于

江岸印有六面方各寸許皆有篆文兩面共通一竅竅中三虛一實其直可貫其圓可規六面篆文共八十二十分夾其竅六十均在四旁各成文章一面天國老君生萬民治中國外國人和壘凡十五字其相對一面云老君授生輔天下國安平受道人長生凡十五字又一面虛無自然明日月星辰光凡十字其相對一面云玄女致和氣玉女致天醫凡十字又一面上帝僊師天師老君道成明天地政壘凡十五字其相對一面云召吾拜無為大昊通天下

治氣同壘凡十五字

是月地震民居摧毀者百餘所

是歲詔勒諸經于石祕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
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
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昭寫爾雅
字皆精謹

容齋三筆云成都石本諸經題
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鐫

廣政十五年春正月下詔勸農三月以趙廷隱別墅為
崇勲園幅幘十餘里臺榭亭沼窮極奢侈夏六月乙酉
朔大宴群臣教坊優人作灌口神隊二龍戰鬪之象須
臾天地皆暝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鎖塞龍處

鐵柱頻撼丁酉大水入成都壞延秋門

蜀棊枰作六月朔其夕大水漂

城錦里耆舊傳作大水入京城漂蕩五門今志從通鑑

漂没千餘家溺死五千餘

人衝毀太廟四室及司天監戊戌大赦境內賑水災之

家命宰相范仁恕禱青羊觀又遣使往灌州下詔罪已

七月

缺

十三日

青城縣鬼城山崩暴水大至忽見東有

數峯崖澗中多石版篆文凡六七處人多不識

或云是蒲仙上

昇之所

辛丑梓州監押王承丕殺工部尚書判武德軍郭

延鈞初延鈞不禮于承丕承丕擊殺之矯詔開府庫出

繫囚發屯戍將吏畢集指揮使孫欽謂承丕曰今延鈞
已伏辜公宜出詔示衆承丕曰我能使公富貴勿用詔
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給曰今內外未安請為公巡察即
躍馬出帥兵入府攻承丕斬之傳首成都癸卯遣客省
使趙季扎如梓州慰撫吏民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李
廷珪奏周人聚兵關中請益兵為備帝遣奉鑒肅衛都
虞候趙進將兵趣利州既而聞周人聚兵以備北漢乃
引還冬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

廣政十六年春三月地震夏五月重午節帝奉皇太后

游凌波殿競渡

前蜀宣華苑也

是月宰相母昭裔出私財百萬

營學館且請鑄版印九經以頒郡縣從之秋八月以翰

林學士范禹偁兼簡州刺史九月鷄鵠集瑞鼎門觀者

多憂之冬十二月中書舍人劉光祚進蟠桃核酒盃命

賜帛五十疋

光祚云得于華山隱士陳搏

廣政十七年春正月周主殂晉王榮嗣皇帝位改元顯

德周聽邊吏通商于我二月左匡聖馬步都指揮使保

寧節度使安思謙既諧殺張業廢趙廷隱帝使將兵救
王景崇逗撓無功內慙懼不安會業誅之後宮門守衛
加嚴思謙以為疑已言多不遜又典宿衛多殺士卒以
立威帝閱衛士有年尚壯而為思謙所斥者復留隸籍
思謙殺之帝不能平而思謙三子宸嗣裔倚父勢暴橫
為國人患翰林使王藻屢言其怨望將反丁巳思謙入
朝命壯士擊殺之及其三子藻坐擅啓邊奏并擒斬焉
三月乙亥朔加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孫漢韶

武信軍節度使賜爵樂安郡王罷軍職帝懲安思謙跋扈命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等十人分典禁兵

廣政十八年春正月戊子置威武軍於鳳州二月夔王仁毅薨謚恭孝三月周人謀取秦鳳帝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自任還奏雄武節度使韓繼勳鳳州刺史王萬迪非將帥才不足以禦大敵帝亦曰繼勳豈足以當周師邪因問誰可往者季札請自行丙申以季札為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衛精兵千人隸

部曲夏四月丙辰命知樞密王昭遠按行北邊城塞及甲兵以備周是月周遣鎮安節度使向訓鳳翔節度使王景客省使昝居潤入寇秦鳳五月戊辰朔王景出兵自散關趣秦州隨拔黃牛八寨戊寅帝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李廷珪為北路行營都統左衛聖步軍都指揮使武定節度使高彥儔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呂彥珂為副招討使客省使趙崇韜為都監拒周師時趙季札至德陽聞周人入境懼不敢進上書求解

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及伎妾西歸丁亥單騎馳入成都衆以為奔敗多震恐帝問以機事不能對帝怒繫之御史臺庚午斬季札于崇禮門六月壬寅李廷珪敗周兵于威武城鹵其排陳使胡立

宋史云濮州刺史胡立

是時我軍

皆繡斧形衣號曰破柴都以周主本柴姓也丁未遣使如唐及北漢約共出兵伐周二國皆許之秋八月周將王景等大敗我兵獲我將卒三百己未帝遣通奏使知樞密院武泰節度使伊審徵撫慰行營仍督戰九月李

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澗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

唐一作堂

及黃花谷

絕周糧道閏月周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三千抵黃花又遣千人趣唐倉扼我兵歸路染院使王繼將兵出唐倉與建雄戰于黃花谷我師敗績奔唐倉復遇周兵又敗繼及將士三千人為周人所執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青泥嶺雄武節度使韓繼勲棄秦州奔還成都觀察判官趙玘召官屬謂之曰敵兵甚

銳今朝廷所遣勇將精兵不死即逃我輩不能去危就

安禍且至矣遂舉秦州城以降

五代通錄云秦州節度使高處儔引兵往拔鳳

州中塗聞黃花之敗奔秦州趙玘與城中將校閉門不納處儔遂西奔玘即以城歸周今從十國紀年

斜

谷援兵亦潰成階二州皆降國人大震乙丑廷珪上表

待罪冬十月壬申伊審徵至成都請罪釋之帝遂聚芻

粟於劔門白帝為守禦之備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

鐵錢榷境內鐵器以出其利

曾鞏隆平集云孟昶聞世宗下秦鳳愈不自安多積

芻粟以鐵為錢禁民私用鐵而自醫器用以專利民甚苦之

十一月周王景圍鳳州

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援兵戊申遂陷鳳州鹵我威武
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崇溥不食而死於是秦鳳
階成之地復入于周乙卯周主曲赦四州所獲我國將
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歸者給資裝而遣之

廣政十九年春正月大赦免今年夏租以周師出境也
三月甲寅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李廷珪為左右衛聖
諸軍馬步都指揮使仍分衛聖匡聖步騎為左右十軍
以武寧節度使呂彥珂等為軍使廷珪總之如趙廷隱

專總宿衛諸軍故事是歲陵榮州獠反弓箭庫使趙季

文討平之

錦里耆舊傳廣政十九年戎瀘州獠賊羅任雍反左街都巡檢趙季文討降之今從通鑑

作陵榮
二州

是歲賜詩僧可朋錢十萬帛五十疋

廣政二十年夏四月乙亥周遣懷恩指揮使蕭知遠等

將士八百餘人西歸先是周克秦鳳以我兵為懷恩軍

至是罷軍遣還六月乙丑加李廷珪檢校太尉罷軍職

國人多言廷珪為將敗覆不宜復執兵柄故有是命皇

太后亦屢以典兵非人為言帝不能從秋八月懷恩軍

至成都帝遣梓州別駕胡立等八十人東還寓書于周

請和自稱大蜀皇帝言家世邢臺願敦鄉里之分

揮麈後錄

載三朝史孟昶傳云周世宗既取秦鳳昶懼致書世宗曰七月一日大蜀皇帝謹致書于大周皇帝閣下竊念自承先訓恭守舊邦匪敢荒寧于茲三紀頃者晉朝覆滅何建來歸不因背水之戰爭遂有仇池之土地洎審缺君歸北中國且空暫興敵邑之師更復成都之境

實為下國之邊陲其後漢主徑自并汾

來都汴浚間征車之未息尋神器之有歸伏審貴朝先皇帝應天順人繼統即位奉玉帛而未克承弓劍之空遺但傷嘉運之難諧適歎新歡之且隔以至前載忽勞唐德遠舉全師土疆尋謀於大朝將卒亦拘於貴國幸蒙皇帝惠其首領頒以衣裘偏裨盡補其職員士伍偏加於糧賜則在彼無殊於在此故都寧比於雄都方懷

全活之恩非有放還之望今則指揮使蕭知遠馮從謹
等押領將士子弟共計八百九十三人已到當國具審
皇帝迴開仁慈深念支離厚給衣裝兼加巾屨給訟程
之驛料散逐分之緡錢仍以官僚之迴還安知所報此
則皇帝念疆場則已經革幾代舉干戈則不在威朝特
軫優容曲全情好永懷厚義常貯微衷載念前在鳳州
支敵虎旅偶於行陣曾有拘擒其排陣使胡立已下尋
在諸州安排及今軍幕收管自來各支廩食並給衣裝
却緣比者不測宸襟未敢放還鄉國今既先蒙開釋已
認沖融歸朝雖愧于後時報德未稽於此日其胡立已
下今各給鞍馬衣裝錢帛等專差御衣庫使李彥昭部
領送至貴境望垂宜旨收管別以昶昔在韶甌即離并
都亦承皇帝鳳起晉陽龍興汾水合叙鄉閭之分以陳
玉帛之懷僕蒙惠以嘉音即佇專馳信使謹因胡立行
次聊陳感謝詞莫披述伏
惟仁明洞鑒執念不宣

癸未立等至大梁周以我國

講鈞禮怒不答帝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
作賊何得相薄邪冬十二月旌表蓬州孝子程崇雅門
廣政二十一年春正月右補闕章九齡指李昊王昭遠
為奸佞貶維州錄事參軍庚戌置永寧軍於果州以通
州隸之三月唐主盡獻江北地于中原夏五月唐奉周
正朔六月荆南高保融遣使勸帝稱藩于周帝報以前
常致書周主不答乃止秋九月周人謀入寇甲午高保
融再勸我臣中原帝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則君父之

辱違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料抗周必勝乎諸將皆頓首

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臣等請以死

衛社稷丁酉帝命李昊草書極言拒絕之冬十一月天

雨雪

一作十二月

十二月周將李玉帥永興兵襲歸安鎮鎮

遏使李承勲據險邀斬之其衆盡沒乙酉以右衛聖步

軍都指揮使趙崇韜為北面招討使丙戌以奉鑾肅衛

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孟貽業為昭武文州

都招討使左衛聖馬步都指揮使趙思進為東面招討

使山南西道節度使韓保貞為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六萬分屯要害以備周是歲昌州獠反殺巡檢使趙漢瓊等左界巡檢使申彥瑋討平之

廣政二十二年秋八月戊子帝以李昊領武信軍節度使右補闕李起言宰相無領方鎮事帝曰昊家多冗費以厚祿優之耳冬十一月徐及甫伏誅初周人攻秦鳳及甫時為都官郎中自負才畧謀奉前蜀高祖孫少府少監王令儀為主以作亂至是其黨有告者收捕之十

二月甲午賜令儀死是時西班將軍黎德昭獻畫鶴圖
詔授雅州刺史

廣政二十三年春正月乙巳宋受周禪改元建隆丁未
人日節帝謁和陵是月龍見於玉壘關夏五月己亥朔
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宰相李昊言臣觀大宋啟運不類
漢周天厭亂久矣一統天下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
安三蜀之長策帝曰卿且去朕徐自圖之十二月皇太
后夢青衣神自言宮中衛聖龍神乞出居于外乃命建

堂于昭覺寺廡下遷神出居之人或以為不祥是歲大理國段思聰覘我國委任非人欲乘釁入寇其臣高侯不可言蒙詔強盛時與吐蕃連兵尚不能侵奪巴蜀卒以黷武釀內變宗社不保今聞周主英明削平僭亂孟氏必為所併吾國但當修輯城堡練兵養民以觀時變何必勞師遠征啓釁召禍乎思聰從其言而止

廣政二十四年自春至于夏無雨螟蝗見成都詔以吏部侍郎承旨歐陽廻為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

事冬十月漢州什邡縣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大風吼
天餘燼墜地延燒數百家十一月帝書兆民賴之四字
誤兆為趙又民間譌傳國家東遷天水是歲有人被髮
奔走道中唱言神人使作無爺無母救汝凡兩日不知
所在又鷄鵠鳴于庭射之不中故老見之曰此鳥主少
主歸命咸康時來前八年來此時復來其有興替乎

廣政二十五年春正月立秦王玄詰為皇太子二月壁
州白石縣巨蛇見長百餘丈徑八九尺冬十二月遣使

督諸路累年通稅龍游令田淳上疏言擾民犯天意聚財損君道語甚切直帝不能用是歲行用鐵錢初鐵錢多於外郡邊界參用每錢千凡四百為銅六百為鐵總志云孟氏每錢一兩直銅錢千至是流入成都率銅文

百文絹一疋直錢千二百文

四川

錢十分雜鐵錢一分大盈庫錢往往有鐵錢相混蓋鑄之精工與銅錢相類也

按十國紀年後蜀史廣政二十五年以屯戍既廣調度不足始

鑄鐵錢据此則鐵錢是歲始鑄矣今不從

廣政二十六年春正月宋改元乾德三月宋師平荆湖

我郎吏將卒先在江陵者宋帝悉命放還帝將發使朝
貢知樞密院事王昭遠固止之乃遣兵屯峽路增置水
軍宋聞之遂謀興師以張暉為鳳州團練使暉盡得我
國虛實以聞夏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

內飛鳥六畜皆死是時成都人唐季明

茅亭客話云失其名蓋季明其

字也破木中有紫文隸書太平二字時以為佳瑞識者云

須成都破了方見太平

後宋有太平興國之號即應此兆

又軍校張敞

一作敵

獲古鏡一枚濶尺餘光照室寢不施燈燭敞珍藏

之訖無疾病

廣政二十七年冬十月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

一作說
廷偉

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
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谷
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
遠然其言即命廷偉立草遣大程官孫遇及楊勰趙彥
韜等以蠟丸書間行北漢約出兵以撓中國因使先入
汴覘強弱彥韜潛發其書以獻宋其書畧曰洎傳弔伐

之嘉音實動輔車之喜色尋於褒漢添駐師徒只待靈
旗之渡河便遣前鋒而出境先是宋帝已有興兵意而
未發及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于是問蜀中地里穆昭
嗣對曰荆南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則水
陸皆可趨蜀十一月宋命忠武軍節度王全斌克鳳州
路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武信軍節度侍衛步軍都指
揮使崔彥進充副都部署樞密副使王仁贍充都監龍
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充馬軍都指揮使虎捷右廂

都指揮使張方友

一作萬友

充步軍都指揮使隴州防禦使

張凝充先鋒都指揮使左神武大將軍王

缺

濤充濠砦

使內染院使康延澤充馬軍都監翰林副使張煦充步

軍都監供奉官田仁朗充濠砦都監殿直鄭榮充先鋒

都監步軍都軍頭向韜充先鋒都軍頭寧江軍節度侍

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光義

宋通鑑長編作劉光義蜀
檣杌作劉光乂宋史作劉

廷讓東都事畧作劉
光毅今從李燾所載

充歸州路行營前軍兵馬副都部

署內容省使樞密承旨曹彬充都監客省使武懷節充

戰權部署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李進卿充步軍都指揮
使前階州刺史高彥暉充先鋒都指揮使右衛將軍白
廷誨充濠砦使御厨副使米光緒充馬軍都監儀鸞副
使折彥贊充步軍都監八作副使王令巖充先鋒都監
供奉官郝守濬充濠砦都監馬步軍都軍頭楊光美充
戰權左右廂都指揮使供奉官藥守節充戰權左廂都
監殿直劉漢卿充戰權右廂都監率禁兵三萬人諸州
兵二萬人

宋紀事本末又云將步騎六萬

分路進師又令孫遇等指畫

江山曲折之狀及兵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以授全斌等因謂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算刻日可定龍捷右廂都校史延德前奏曰西川一方儻在天上人不能到固無可如何若在地上以今兵力至即平矣宋帝壯其言謂曰汝等果敢如此我何憂乎又命全斌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戰士又令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治第一區凡五百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帝是時全斌

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帝聞之以
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監韓保貞爲招討使李進
副之帥兵拒宋十二月王全斌等入境克萬仞燕子二
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復糧四十萬先鋒
將史延德與韓保貞李進等戰于三泉砦我師敗績保
貞及進等被擒獲我軍糧三十萬宋師至羅川我兵依
江列陳以待崔彥進遣張方友奪橋濟師我兵退保大
漫天砦彥進方友與康延澤分三道來擊我兵大敗而

潰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栢津焚梁
退保劔門已而全斌進次益光都軍頭向韜得降卒言
來蘇小路出劔門南青疆店與官道合全斌乃令史延
德趣來蘇而自帥大衆為浮橋以濟我兵皆棄寨而遁
全斌遂次青疆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劔門自引衆退
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延德已克劔門昭遠股
慄失次趙崇韜布陣迎戰昭遠據_缺牀不能起全斌進
擊大破我兵于漢源斬首萬餘級昭遠奔匿東川倉舍

為宋追騎所及與崇韜俱被執未幾全斌陷利州帝聞
昭遠敗乃悉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詰統之而使李廷
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趣劔門以禦宋師玄詰素不習武
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詰輦愛姬攜樂器伶人數十
輩以從至緜州聞已失劔門遂遁還東川所至焚掠廬
舍倉廩而去宋帝聞之曰孟昶都無股肱爪牙其亡不
遠矣是月劉光義曹彬陷夔州初夔州有鑠江為浮梁
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宋帝示以地圖

指鑠江曰我軍汴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
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至
是宋師至變距鑠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
舟而上寧江制置使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遠
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待之可徐圖也守謙不從獨領
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搏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
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槍左右皆潰散彥儔奔歸府第
整衣冠望西北再拜投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

於灰燼中以禮葬之時彬謁武侯廟謂左右曰孔明疲
竭蜀之軍民不能恢復中原萬一何祠宇之雄觀乎意
將毀其頽敗者俄而中殿摧塌有石碑出土尺許刻文
曰知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
小子安能窺測哉遂命有司新其祠

廣政二十八年春正月帝聞宋師深入大懼問計于左

右老將石頤

宋史作石斌今
從歐陽五代史

謂宜聚兵堅守以敵之帝

嘆曰吾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

為吾東向發一矢雖欲堅壁誰與吾守者邪未幾王全
斌次魏城癸酉至漢州帝乃命李昊草表遣通奏使伊
審徵賫表詣全斌請降畧曰臣聞三皇御宇萬邦歸有
道之君五帝垂衣六合順無為之化其或未知歷數猶
昧存亡致興天討之師實懼霆臨之罪敢祈英睿俯聽
哀鳴伏念生自并門長于蜀地幸以先君之基構得從
幼歲以纂承只知四序以推遷不識三靈之改卜皇帝
明光出震盛德居乾聲教被于遐荒慶澤流于中夏當

凝旒玉殿之始缺以小事大之儀洎告類圜丘已來稽
執玉持帛之禮蓋蜀地居偏僻阻隔徽猷已慙先見之
明因有後時之責今則皇威赫怒聖畧風行干戈所指
而無前聲鼓纔臨而自潰山河郡縣半入于提封將卒
倉儲盡歸于圖籍但念臣中外二百餘口慈母七十餘
年日承訓撫之恩粗效孝愛之道實願克終甘旨異保
衰齡其次則子孫之團圓守血食之祭祀伏乞容之若
地蓋之如天特軫仁慈以寬危辱臣輒敢徵其故實上

瀆宸聰竊念劉禪有安樂之封叔寶有長城之號背恩
歸款得獲生全願眇昧之餘魂得保全而為幸庶使先
君寢廟不為樵採之場老母庭除且有問安之便見今
保全府庫巡過軍城不使毀傷終期臨照車書混其文
軌正朔奉于靈臺敢布腹心恭聽赦宥全斌受之遣馬
軍都監康延澤先以百騎入城見帝諭以恩信封開府
庫安撫吏民十七日越三日十九日全斌大軍至成都帝具
禮納降宋自興師至滅蜀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府

一縣一百九十八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有九是月劉
光義曹彬陷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盡失知遂州陳
愈以城降時諸將多欲屠戮以逞獨彬禁止之故峽路
兵始終秋毫無犯二月光義等至成都四日帝又遣弟

雅王仁贇詣宋闕上表言先臣受命唐室建牙蜀川因
時事之變更為人心之擁迫先臣即世臣方邕年猥以
童昏繆承餘緒乖以小事大之禮闕稱藩奉貢之誠染
習偷安因循積歲所以上煩宸算遠發王師勢甚疾雷

功如破竹顧惟懦卒焉敢當鋒尋束手以云歸止傾心而俟命今月七日已令私署通奏使宣徽南院使伊審徵奉表歸降以緣路寇攘前進不得續遣供奉官王茂隆再齎前表必料血誠上達睿聽臣今月十九日已領親男諸弟納降禮于軍門至于老母諸孫延餘喘于私第陛下至仁廣覆大德好生顧臣假息於數年所望全軀於此日今蒙元戎慰恤監獲撫安若非天地之垂慈豈見軍民之受賜謹遣親弟仁贇奉表待罪

又上宋宰臣樞密使

狀曰竊念頃自北京即隨先子泊臨西蜀嗣守餘基自
量小國之封疆常阻大朝之正朔伏自皇帝登位宸極
禮盛郊禋令頒梯航願同臨照而以阻遠障險稍易歲
時今則遠勞王師恭行天討有征無戰詎可抗威棄甲
倒戈尋皆效順具陳降款上達旉旒所希者存濟活于
蒼生報効勞于老母忠惟奉主孝則養親固于生平無
所覲望許男銜璧已蒙解釋之儀虞舜垂衣佇保安全
之望丹誠備寫雪涕難勝伏惟某官叶贊萬幾懷柔八
表迥敷恩信并及幽遐願垂前席之言特加敷奏冀遂
保家之懇終養晨昏烏反哺以知恩竊將比喻崔銜環
而報德以荷生成倚賴感銘陳
辭罔盡遐瞻德宇但滛虔誠

宋帝答詔曰朕以受命

上穹臨制中土姑務保民而崇德豈思右武以佳兵至
于臨戎蓋非獲已矧惟益部僻處一隅靡思僭竊之愆

輒肆窺覲之志潛結并寇自啓釁端爰命偏師往申弔
伐靈旗所指逆壘自平朕常中宵撫然兆民何罪屢馳
驛騎嚴戒兵鋒務宣拯溺之懷以盡招携之禮而卿果
能率官屬而請命拜表疏以祈恩托以慈親保其宗祀
悉封府庫以待王師追咎改圖將自求于多福匿瑕含
垢當盡滌于前非朕不食言爾無他慮

又錦里舊傳
載宋太祖答詔

興宋史畧異今附記于下○救蜀主省上表率文武見
任官等望闕涇懇歸命事具悉朕自皇天眷命率土樂
推將明德報萬方不特威加四海乃瞻益郛僻處一隅
苟黎庶之獲安非經營之在意一昨災躔蜀地豐自并

門既興王者之師遂授將軍之鉞事非獲已須至用兵
我具真辭彼衆自敗下劔門而賈勇指井絡以長驅中
宵火燃兆庶何罪徑馳驛騎嚴戒前鋒廣宣來者之懷
偏諭平民之意果能率官屬而效順拜表疏以祈恩託
我慈親述乃寢廟封府庫而待罪保生聚以輸誠朕方
示信懷來不逼人險保無他慮當體優隆國有舊章不
違來請所缺
十七日
帝乃與太后妃嬪合族等及官屬
宜悉也

發成都由峽江而下

時宋取蜀宮殿材造船二百艘裝載物帛銅錢器皿及銀腰帶十萬

應付江南軍前其珠珍軟細以陸路發付京師○邵氏
聞見錄云昶舟過省州湖濃渡一宮嬪有孕昶出之祝
曰若生子孟氏尚存也後果生子今為孟氏不絕昶
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至犍為別去因號曰蜀王灘
江陵宋帝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之夏四月至襄漢復

遣使齎詔賜茶藥所賜詔不名仍呼太后為國母五月

將至汴京宋太祖命晉王勞于近郊

缺

十六日昧爽宋

太祖御崇元殿備禮出見後主率皇弟仁贇太子玄喆

等宰臣李昊已下三十二人自玉津園乘馬至明德門

白冠素服勒帛立班宋閣門使李廷憲接降表後主等

伏地待罪頃之宋太祖令通事舍人持起勅曰取法上

天廣覆下土既叶混同之象永乘臨照之光方喜來朝

何勞俟罪體茲瞻待無至兢憂後主獻金器八百兩玉

腰帶二條銀鋌一萬兩已而賜宴于大缺殿又進金酒

器一副通龍鳳犀腰帶一條明日宋太祖宣賜後主襲

衣玉帶黃金鞍勒馬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段絹

萬疋

錦里耆舊傳云蜀主朝見賜蜀主衣一副六件玉腰帶一條金鞍轡馬一匹散馬五匹絹五千疋錦

綺綾羅紗縠衣著一千疋錢三千貫文金銀銀綾琉璃器四百事銀漆梭器千六百事素漆器五百事錦繡被褥

褥二副宅一院四百八十間鋪陳售用什物全

又賜太后李氏金器三百兩銀

器三千兩錦綺千匹絹千匹子弟及其官屬等襲衣金

玉帶鞍勒馬車乘器幣有差又遣使分詣江陵鳳翔賜

我文武官家屬錢帛疾病者給以醫藥時成都人王處
瓊少孤有司籍其金寶後主至是輦送闕下宋太祖令
計其直還馬又以新築臨汴大第

第在利仁坊太平興國中改為尚書都省

賜後主居之復為官屬各營居第詔曰伯禹導川黑水
本梁州之域河圖拒象岷山直井絡之墟屬中原多故
遠服未賓遂剖裂于山河競僭竊于位號朕削平寓縣
載整皇綱復周漢之舊疆寵綏群后采唐虞之大訓協
和萬邦六年于茲百揆時叙禮樂征伐之柄盡出朝廷

要荒山澤之君咸修職貢一昨援長庚而授律法時雨
以興師先申誕告之文以慰後來之衆咨爾僞蜀主孟
昶克承餘緒保據一隅擅正朔以自尊歷歲時而滋久
屬王師之致討察天道之惡盈體此綏懷思於效順盡
率郡吏降于軍門抗手疏以陳誠伏天閣而請命是用
昭示大信盡滌疵瑕度越彛章升于崇秩冠紫微之近
署以奉內朝剪鶉首之典區為之食邑豈比夫魏封劉
禪纔升驃騎之班隋待蕭琮惟列宮公之號率從異數

式洽殊私爾宜欽承往踐厥位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給上鎮節度使奉祿餘官除拜

有差

李昊工部尚書母守素工部侍郎張元傲工部郎中歐陽炯左散騎常侍胡軫司天少監郭微膳部

郎中韓保昇殿中監高諷太府卿尹文舉駕部郎中范禹偁鴻臚卿劉暘少府少監韓興庫部郎中鮮于操祠部員外郎趙元拱虞部員外郎丘世隆比部員外郎王昭遠右千牛衛上將軍李進右千牛衛大將軍龍處璩左羽林衛大將軍袁可鈞左屯衛大將軍高延昭左驍銳大將軍蘇廷超清道率府率李遵皓左監門率府率

又授後主弟仁贇右神武軍統軍仁操左監門衛上將軍仁裕右監門衛上將軍太子玄詰兗州節度使次子

玄珏左千牛衛上將軍越七日後主薨時宋乾德三年

夏六月也年四十有七

遺表曰臣聞大數有限萬化無窮歷觀古今以攸同在昔賢愚

而不免將啓手以歸土再瀝懇而聞天伏念臣謬承父業竊據坤維數千里之山河四十年之統攝雖有臨深之懼且無事大之規是以遠勞王師恭行天討上思老母下念民生潛收拒轍之心旋露投戈之請皇帝納汙道廣來遠恩寬遐頒彩鳳之書遽釋牽羊之罪伏自遠解錦里復覩瑤輝帝澤天恩曾無虛日皇華驛騎長是盈門仍賜官勲方國朝謝不謂偶縈疾疹遽覺沉微乃蒙陛下軫睿念以殊深降國醫而薦至比翼稍聞廖損何明漸見彌留將別聖朝即歸幽壤絕拜章于雙闕一息雖存命易賁于病躬五神已耗伏惟皇帝長新鳳歷永霸鴻圖鎮居四海之尊終作兆民之慶臣
之老母臣之遺孤仰荷聖恩夫復何憂云云

宋太祖廢

朝五日素服發哀賻布帛千疋發奉義甲士三千人護

塋塋于洛陽之

缺

秋七月正衙備禮冊贈尚書令追

封楚王其文曰維乾德三年歲次乙丑七月己巳朔越

二十日戊子皇帝若曰咨爾故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

國公孟昶冊贈之典所以彰世祚而紀勲伐繼絕之義

所以旌異域而表來庭苟匪全功寧兼二者國家乘乾

撫運括地開圖稽至德於勲華體深仁於湯禹既定壺

關之亂復剪淮甸之凶暨荆及衡洗蕩通穢以為人君

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兵威震疊寰
宇來同以至薄伐兩川徂征三峽惟爾昶襲乃堂構據
有巴庸而能祇畏皇靈保全宗緒知幾識變委順圖全
馳子牟魏闕之心奉伯禹塗山之會朕自聞獻款良切
虛懷舟車欣至止之初郊第錫非常之制封崇異數祈
保永年景命不融奄然殂謝於戲爾有及親之孝特異
常倫爾有達上之情所期終養何高穹之不祐與幽壤
之同歸斯朕所以當宇興悲徹縣永歎詢于史氏申命

禮官今遣使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傅右神武統軍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平昌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孟仁贇

持節贈爾為尚書令仍追封楚王於戲式備哀榮載光

簡牒南宮峻秩全楚大邦併示追崇負超彛制始終之

分朕無愧焉仍贈墳莊一區給守墳人米千石錢五萬

謚曰恭孝

蜀構枕作恭
惠今從宋史

初高祖據有一方晚年耑務奢

侈尚食掌食典至百卷中有賜緋羊酒骨糟等名寢室

常設畫屏七十張闕百紐而合之號曰憺宮又有皇明

帳色淺紅類蛟綃於縐文中具十洲三島之象夜則燦爛如金箔施之大小牀皆稱後主初襲位頗勤政事寢處惟紫羅帳碧綾帷無錦繡諸飾至於盥漱之具但

用白金雖以黑漆木器性復仁慈柔懦

野人閒話云後主性多明敏孝

慈仁義在位已來尊儒尚道貴農賤商

每決死刑多所矜減月旦必素殮

酷喜薯蕷因呼薯蕷為月一盤初喜走馬後漸以體重不耐乘馬內廐惟飼打球馬一匹出則乘步輦蔽以重簾環結珠香囊垂于四角香間數里人罕覩其面居恒

巡行宮內惟銅裝朱漆小輦而已且數年間一南郊不

放燈火

又費著歲華紀麗譜云蜀王孟昶時間放燈然率無定日

中歲稍稍以侈靡

為樂常命一梭織成錦被凡三幅帛上鏤二穴名曰鴛

衾又以芙蓉花徧染繒為帳幔名曰芙蓉帳至溺器皆

以七寶裝之

宋太祖見寶裝溺器撞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此不亡何待

每臘日內官各獻羅體圈金花樹所費不貲先是歲除

故事學士為辭題桃符置寢門左右前一年學士辛寅

遜撰詞後主以其非工自操筆署云新年納餘慶嘉節

號長春已而以正月納降宋太祖命呂餘慶知成都府

而長春又太祖誕節名其符合有如此

一云太子玄詰居策勳府後主

以歲終自書桃符云天降餘慶聖節長春玄詰拜受置于寢門之左右未審是非

又廣政中民

質錢取息者將徙居必榜其門曰召主收贖

一云後主賦斂無度

射利之家配率尤甚既乏緡錢惟仰在質物乃競書簡札揭其門曰今召主收贖

識者以為召

者趙也贖者蜀也末年成都文武官競執長鞭自馬至

地號曰朝天婦女爭治髮為高髻呼為朝天髻又製新

曲曰萬里朝天未幾後主朝宋崎嶇川陸斯其驗矣高

祖自同光三年乙酉入蜀至廣政二十八年乙丑國滅

父子二世凡四十一年

薛氏舊五代史謂同光三年丙戌至乾德三年乙丑四十年者

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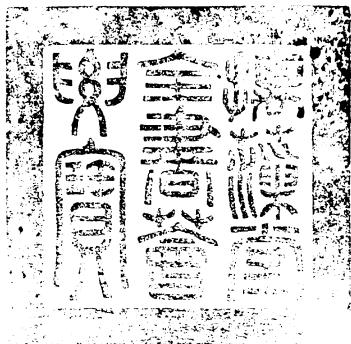
論曰史言後王朝宋時自二江至眉州萬民擁道痛哭
慟絕者凡數百人後主亦掩面而泣藉非慈惠素著亦
何以深入人心如此哉跡其生平行事勸農恤刑肇興
文教孜孜求治與民休息要未必如王衍荒淫之甚也
獨是用匪其人坐致淪喪所由與前蜀之滅亡有異矣

くこくうふふ

十國春秋

四五

十國春秋卷四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膳錄貢生臣李敬敏